

「拜鬼塔」原址可設解說碑 打造抗戰愛國教育點

學者倡訂法例保護近現代文物



▲金馬倫大廈當時沿着塔基坡度修建電梯，非常特別。
資料圖片



▲「拜鬼塔」被炸毀後，塔基獲保留並建有豪宅金馬倫大廈。圖為大廈拆卸前景象，可見「拜鬼塔」塔基足足有兩個足球場大小。
資料圖片



「拜鬼塔」鬼刀之謎

1942年12月8日，香港淪陷近一年之際，當時有報章登出了一則有關「拜鬼塔」的新聞，為日寇發動戰爭塗脂抹粉。文中指出，將在12月8日在「拜鬼塔」舉行地鎮祭，並安放一把專製的軍刀作為御鎮物云云。

大公報記者 陳杰



新聞追蹤

在香港島寶雲山馬已仙峽道附近，被港人稱為「拜鬼塔」的日軍「忠靈塔」，這個沉睡80多年的黑暗歷史一年多前被掘出，據說同時出土了一把日本當年用來鎮懾香港的軍刀，印證了流傳多年的所謂「軍刀之謎」。不過，這個與國民教育相關的考古發現，至今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並無官方消息和圖片發布，那把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軍刀至今仍在「研究階段」，未能公之於眾。

《大公報》相關報道引發社會廣泛反響，有學者表示，事件揭示香港對近現代及抗戰文物存在法律框架的缺失；相關公務人員歷史視野的不足。他們建議在原址設立永久歷史解說碑，而當局亦應制定相關法例，強化公務員近代史及抗戰史的培訓，善用香港重大歷史遺址，實現愛國主義教育、本土文旅雙效益。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日本軍國主義至今陰魂不散，有識之士呼籲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

「拜鬼塔」是香港在日佔時期（1941–1945年）的一段傷痕記憶。二戰期間，日軍為悼念在攻港戰役中死亡的日寇，並強化殖民奴化教育，於1943年強迫香港市民捐錢興建這座高達80米的紀念塔，並徵用了大量本地工人在灣仔摩理臣山一帶開採花崗石，再運到位於港島中央的金馬倫山上進行施工，「拜鬼塔」的塔基大小接近兩個足球場。由於工程浩大且缺乏安全保障，眾多工人死傷，使得該塔從興建之初便「染滿中國人的血跡」。這座居高臨下、俯瞰全港的巨塔，當時成為日本統治香港的權力象徵，也是香港市民的恥辱標記。

1945年日本投降時，該塔仍未完全建成。直至1947年2月26日，香港總督楊慕琦下令將其炸毀。到了1950年代，政府在該址出售土地興建豪宅，發展商保留了巨大的花崗岩基座，在其上興建低密度住宅，使得遺址至今仍可見。

豪宅拆卸 發現軍刀石碑殘件

關於「拜鬼塔」塔基下埋藏有軍刀的傳聞，在香港民間及歷史愛好者中流傳已久。傳聞指，該軍刀不僅是日軍指揮官身份的象徵，更與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祭祀或鎮守儀式有關。但由於「拜鬼塔」主體早已被炸毀，遺址上方亦建起了私人住宅，長期以來缺乏實物證據，該傳聞僅停留在口述歷史層面。

去年7月，建築工人在原址金馬倫大廈地基發現埋藏逾80年的日本軍刀、石碑及木器殘件，成為日軍侵略香港的實物罪證。學術界與民間研究普遍認為，這座塔是日本軍國主義進行文化統戰、炫耀戰爭功績的產物，更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為禍世界的罪證。

此次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根據大公報記者調查核實，雖然未作正式公布，但在對遺址周邊的深入考察中，的確於塔基隱蔽處發現了那把傳說中的軍刀。經過初步鑒定，該軍刀的形制與日本軍國主義時期軍官佩刀特徵吻合，其位置與塔基結構的關聯性，基本印證了「軍刀藏於塔基」的歷史傳言。

各界倡保留塔基 展出實物罪證

這一發現不僅僅是解開了一個實物之謎，更是在抗戰勝利81年後的今天，提醒世人銘記歷史的沉重教訓。寶雲山遺址的豪宅與塔基的巨大反差，直觀地展現了歷史如何被掩蓋於現代生活之下。

專家學者紛紛表示，應當為公務員補上近現代史這一課，修改相關文物考古條例。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從政治高度認識此事，不能簡單從技術方面作為一個考古項目對待，一方面保存現在殘存的一小角「拜鬼塔」塔基，作為現場物證，另一方面公開展出那把邪惡的日本軍刀，有關素材應該納入中史課本，讓下一代了解身邊的血淚史，激發愛國情懷。

香港歷史檔案曾記載，戰後港英當局曾追回被日軍掠奪的文物，並炸毀了「拜鬼塔」，試圖抹去殖民侵略的印記。然而，深埋於塔基之下的軍刀作為物質遺存，如同一個被埋藏的「時間膠囊」，在數十年後重新向世人揭露了軍國主義者當年在這片土地上的野心與暴行。對於香港乃至中國的抗戰記憶而言，這把軍刀的現身，再次敲響了「勿忘國恥」的警鐘。



▲本港註冊考古學家及陶瓷專家吳震霖負責「拜鬼塔」塔基的考古工作。



▲「拜鬼塔」於一九四七年被炸毀，只保留了塔基。
資料圖片

《古物及古蹟條例》只着重鴉片戰爭前文物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對於去年拆卸寶雲山「拜鬼塔」塔基掘出日軍軍刀，引起香港學者及社會的高度關注。香港史專家、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教授，以及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劉智鵬，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表示，軍刀出土已逾1年，當局遲遲未對外公開相關影像、處理方案，不但引起社會各界極度關注，更揭示香港對近現代及抗戰文物存在法律框架的缺失。而相關公務人員歷史視野的不足，只懂按章辦事，造成目前被動局面。建議當局盡早制定相關法例，強化公務員近代史及抗戰史的培訓，善用香港各處重大歷史遺址，實現愛國主義教育、本土文旅雙效益。

學者倡軍刀移交博物館展覽

兩位學者一致指出，軍刀出土地點、所屬年代清晰明確，屬金屬器物，修復工序簡單、耗時極短，無需經過漫長斷代與修復工序，完全不存在如遠古文物需漫長斷代考證。對比內地及國際考古慣例出土文物，均會快速對外發布影像，香港的處理手法和節奏明顯僵化。此外，考古已完成地層記錄、拍攝



劉智鵬

劉蜀永

影像資料，僅公開照片無損文物本體。兩位學者呼籲：1：盡快向全港市民公開出土照片、發掘紀錄，回應社會持續一年的關注；2：將軍刀移交博物館作專題展覽，作為日軍戰爭罪行的實物罪證，及歷史反面教材，納入中小學戶外歷史教學素材。3：在「拜鬼塔」原址設立永久歷史解說碑，記載興建背景、軍刀埋藏用意、香港淪陷史，打造常態化抗戰愛國教育點。劉蜀永指出，事件暴露了香港對歷史文物的兩大根源性問題。香港現行《古物及古蹟條例》建基於港英殖民時代訂立的法規，只將鴉片戰爭之前的遺存物視為優先處理的核心文物，給予完整、優先的考古記錄、公開、展覽流

程；至於鴉片戰爭以後的近現代歷史文物，無清晰、專屬的保護與發布規則和條文，缺乏明確保護定位。

簡化近代文物展出審核流程

另外，公務員只依循舊例，照章辦事。這揭露了相關文物部門人員，對近代史、抗戰史認識的不足，他強調，若要從根源解決問題，必須由政府全面檢討、修訂文物保護相關法律，重新劃定近現代戰爭遺存的保護標準與公開的優先次序，強化公務員的近現代史及抗戰史的培訓。

此外，劉智鵬倡議將文物劃分為遠古及近代重大歷史節點文物兩套處理流程。對於抗戰及與國家重大歷史事件且斷代清晰的出土文物，簡化內部審核流程，縮短資料公開、展覽籌備時間，以區別於需要長期考證的遠古遺物。他呼籲政府盡快出台專門政策，對全港的重大歷史遺址，不論是私人發展地皮或政府土地，統一規劃設立標準歷史解說牌，達致愛國教育、本土文旅雙效益。



▲香港淪陷後，日寇在寶雲山修建「拜鬼塔」。圖為當時由九龍半島看過去港島，可清楚見到「拜鬼塔」（紅圈示）。
資料圖片



▲日寇佔領香港後，強行將香港市區多處主要街道及地方重新命名，推行強烈的日本化政策，將原有的「道」改稱為「通」。圖為當時的對照表。
資料圖片

日軍對港犯下罪行罄竹難書(部分)

大規模屠殺與殘害平民及戰俘

攻港期間即時屠殺：

- 1941年12月，日軍在攻佔香港島的過程中，於多處屠殺已俘虜或投降的軍人及醫護人員。例如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傷兵醫院，日軍沿病床逐個刺殺已俘傷兵六七十名及院內職員25名，場面慘不忍睹。

銀礦灣慘案：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後，駐守大嶼山的日軍竟無視投降令，為報復游擊隊襲擊，在銀礦灣一帶逮捕約300名村民，洗劫商舖、縱火焚燒民居，並殺害了十多名村民。

人口普查中的屠殺：

- 1942年9月，日佔政府在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藉機殺害大量平民，據統計遇害及被捕後失蹤者超過2000人。

酷刑虐待與任意拘捕

殘酷的刑罰手段：

- 日本憲兵隊對無辜市民濫施酷刑，手段包括但不限於「吊飛機」、火燙、強行灌水至肚脹再猛踩、電刑、大噬、斬首等。

油蔴地警署暴行：

- 淪陷期間，油蔴地警署成為日軍殘害百姓的據點。僅在1944年9月，就有17名市民在警署內被折磨致死。

強徵勞役與經濟掠奪

發行軍票掠奪財富：

- 日佔政府強迫市民將港幣兌換為毫無價值的「軍票」，以此瘋狂掠奪市民畢生積蓄，導致金融秩序崩潰。戰後仍有大量市民手持軍票無法索償。

強徵勞工與餓荒：

- 日軍強行將約2萬名港人押送到海南島充當苦役，最終這批勞工僅約5000人倖存。同時，日軍製造糧食短缺，黑市米價飛漲，餓死者不計其數。

文化毀滅與其他反人類罪行

推行奴化教育：

- 大部分學校被迫停辦，學童失學。僅存的少數學校被強制推行日語教育，禁止使用英語，試圖從文化上摧毀香港的根基。

細菌實驗與活體解剖：

- 日軍「波字8604部隊」曾在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利用被誘騙的港人進行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造成大量死亡。